

第一章 亞伯蘭的生活世界

作為本篇論文的啓始章節，參話頭是必要的，想像力也是必須的。

彼時古道黃沙，駱駝嘶鳴，有一平凡無奇的半游牧閃族人，名叫亞伯蘭（後稱亞伯拉罕），他離開自己的家鄉，開始傳奇的新生活，也因此一個嶄新的民族——以色列於焉誕生。這偉大奇妙的一切，追溯源頭，皆因亞伯蘭領受了神諭而揭開序幕，他的回應成就了神的計劃，他和他的子孫見證了神的應許。

亞伯蘭時代距今久遠，當前已出土的考古遺蹟和文獻，不足以對當時社會文化有定於一尊的說法。聖經亦無專門篇章論述亞伯蘭那時的社會風俗人情；因此必須引述同期或前後相關的記載。可以理解的是，那是一個介於口傳敘事和多種語文發軔爭競的年代¹，它曾有過輝煌燦爛的文化，我們現今發掘出來的，只不過是其中的斷簡殘篇，且是偶然被保存下來的²。目前尚未考據出亞伯蘭正確的生活年代，有解經家以為亞伯蘭時代相當於中國的夏朝，推算在西元前 2205 年³；或有遲至西元前 15-14 世紀⁴。本文將亞伯蘭生活年代訂在西元前 22—17 世紀間，相當於中國的夏商時期。

十九世紀前，有關聖經時代的背景知識非常缺乏，舊約尤甚。十九世紀後，考古學奠定了基礎，但最驚人和最顯著的發現，是在二十世紀；因此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這一段時間，為聖經新、舊約研究建立地理架構，也將聖經時代

¹ 在 John F.A.Sawyer 及 J.M.Y.Simpson (2001) 所編的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Religion*,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Ltd., 221, 論及閃族文字起源是眾說紛云，莫衷一是；究竟是自創，或是採借自埃及、克里特島、塞浦路斯、楔形文字，史前幾何圖形？目前暫時性說法為：西元前 1730—1580 年間年土的碑文，有相當的數量在西奈半島和巴勒斯坦地區被發現，碑文顯示和埃及有關。至於是一人獨創或由一群人所創？目前傾向認為由一群人所創，也有可能為在敘利亞及巴勒斯坦平行發展和交互相影響下的產物。

² 吳羅瑜總編輯，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新辭典》下冊，（香港：天道書樓，2000 第三次印刷），307。

³ 《中文聖經啓導本》，（香港：海天書樓，2002），44 註解。

⁴ 吳羅瑜總編輯，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新辭典》上冊，（香港：天道書樓，1997 年 3 月再版），10。

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漸次揭露。雖然聖經考古學⁵已成為一門非常專精的學問，且為本文重要立論根據，但如果只界定於聖經記載，便有可能劃地自限；因此本章節最適切的作法，應是多方蒐集考察，詳細檢視以免誤用或濫用，並旁徵博引前人研究發現的成果。雖然無法經驗當時生活世界⁶，只能在文籍和歷史脈絡中尋求有限的理解，但藉由視域融合，及不斷地和文本典獻對談詮釋，或許可呈現經文在不同時空中所彰顯的意義。

美索不達米亞的底格里斯河及幼發拉底河兩河流域為人類最古老的文化發源地之一⁷，此肥沃地帶向為古代各民族爭相聚居的理想區，在這裡造就了高度文明。考古學者在前二世紀挖掘考察出很多具有歷史價值的珍貴文物，此艱鉅的工作，現今仍繼續進行。美索不達米亞的南部、中部和北部，由使用不同語言的各種民族開創燦爛的文化，而蘇美人奠定了兩河流域的文明基石。美索不達米亞可分成三個地區，南有蘇美，中有阿卡德，北有亞述，公元前五千年已有人在此活動。蘇美人並創造楔形文字，此為人類最早的文字之一，蘇美人並在南美索不達米亞

⁵ 《中文聖經啓導本》，1886－1897。聖經考古學研究的中心是上主的訓誨與話語。包括出土古物的鑑定，聖經記載古代城鎮的發掘，與聖經有關的古文字解釋。19世紀奠定聖經考古學基礎的初步發現包括1798年埃及出土的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研究古埃及鑰匙，貝希斯敦碑銘（Behistun Inscription）是研究巴比倫和亞述古文物的關鍵，是在1835年所發現。20世紀聖經世界重大發現尚包括吾珥廢墟（Ur）、烏加列（Ugarit）宗教文獻、努斯（Nuzi）泥版、馬里（Mari）文獻、死海古卷、昆蘭遺跡等；及數量龐雜，尚未全部繙譯研究出來的艾貝拉（Ebla）泥版、13卷埃及文經典（Coptic Codices）等。

⁶ 「生活世界」(Lebenswelt)，德國現象學創始人胡塞爾生命最後十年所發展的重要論題之一。生活世界是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它有自己的顯現、指認、明證和真理的結構，而科學的世界則是奠基在它的基礎上。請參見 Audi, R. 主編，林正弘－中文版審訂召集人，《劍橋哲學辭典》，（香港：城邦(香港)，2002），551。

⁷ 吳羅瑜總編輯，《聖經新辭典》下冊，148。美索不達米亞，希臘文 Mesopotamia，意為「在兩河之間」。原是指俄隆提斯（Orontes）河以東的肥沃之地，覆蓋幼發拉底河的上游及中游，並有哈博河（Habur）與底格里斯河的灌溉，此地包括哈蘭及其周圍的城邑，即現今的敘利亞東部及伊拉克北部；西元前4世紀以後，希臘和羅馬作者更新解釋「美索不達米亞」一詞，指整個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即現今伊拉克領土；因此新約司提反（徒7:2）稱亞伯蘭在吾珥的家鄉是位於美索不達米亞。

建造了許多大城市，如吾珥⁸。公元前四千年起，有閃語系民族在此居住，並建立城市，如巴比倫。自公元前三千年起，閃族人向外擴張，他們接受蘇美文化，在 Agade 建立王國，並以巴比倫為都，長久以來成為商業、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

《創世記》十一章三十一節記載：

他拉帶著他兒子亞伯蘭和他孫子哈蘭的兒子羅得，
並他兒婦亞伯蘭的妻子撒萊，出了迦勒底的吾珥，要往迦南地去；
他們走到哈蘭就住在那裡。

簡短的一節經文，提到肥沃月彎（Fertile Crescent）的三個地名：吾珥、哈蘭、迦南地，彼此相距卻有 2500 公里之遙⁹，這也預示了亞伯蘭往後的人生將是「對明月，路迢迢」的寄居客旅生涯。

⁸ 韓承良，《創世記釋義》，（台北：思高聖經學會，1983），169。

⁹ 《中文聖經啓導本》，45 注釋。亞伯蘭全家（初由他拉率領）離開吾珥向北越過 2500 公里的彎月形地帶，經美索不達米亞、哈蘭到達迦南地，後遇飢荒，下到埃及，又回到迦南。肥沃月彎是指包括敘利亞—巴勒斯坦及美索不達米亞平原，請參見莊新泉，《美索不達米亞與聖經》，（台北縣：橄欖基金會，2001），24。

肥沃月彎，圖轉弓|自余也魯教授總編輯，《中文聖經啓導本》，（香港：海天書樓，2002），1987。

第一節 「光」之城—迦勒底的吾珥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古時你們的列祖，

就是亞伯拉罕和拿鶴的父親他拉，住在大河那邊事奉別神。～《約書亞記》廿四 2

「吾珥」(Ur) 意為「光」¹⁰。吾珥城矗立在今伊拉克南部，幼發拉底河畔。自西元前 2000 年末葉以來，迦勒底人就是居於巴比倫的閃族人¹¹。吾珥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城市遺址¹²，距今有 7000 年歷史，在西元前 3000 年代時期為吾珥第三王朝的首都，也是兩河流域的商業及宗教中心。滄海桑田，古今如夢，吹寒都在空城。今日的吾珥氣候乾旱，雨量稀少，沙丘遍地，滿是塵沙荒涼，早已失去昔日的風華。這個長久失落的名城得以被發現，應歸功於英國考古學家伍利爵士 (Sir Leonard Woolley) 在 1922—1934 所作的挖掘，使吾珥終於在 1934 年重見天日。

雖然現今無法確立亞伯蘭的年月，但按希伯來文舊約聖經《馬索拉抄本》推估，亞伯蘭生於西元前 2161 年，進入迦南地為西元前 2086 年，因此亞伯蘭生活年代，應是吾珥最興盛的第三王朝¹³。而當他離開吾珥時，吾珥仍是欣欣向榮，雖然此屬未證實的說法，但本文將亞伯蘭生活背景年代，界定在美索不達米亞南部，且文化出色燦爛的吾珥第三王朝。

¹⁰ 鄭炳釗，《創世記（卷一）》，（香港：天道書樓，1999），697-699。

鄭炳釗在文中提及，關於吾珥位置，另有一些學者以為是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北部，在哈蘭西北約二十哩，即現在敘利亞東部。理由之一為：南部吾珥到哈蘭相距 550 哩，從北部吾珥搬到哈蘭較容易；且若由南部吾珥去迦南，不會停在哈蘭。本文作者仍然採取最多數人接受的說法，即吾珥位於南部；此部分的考證，可以參見本章注釋²，751 及注釋³，1890。

¹¹ 吳羅瑜總編輯，《聖經新辭典》上冊，243。

迦勒底 (Chaldea) 是南巴比倫地名，其居民稱為迦勒底人 (Chaldeans)，是佔據北阿拉伯與波斯灣間曠野的半游牧部落。後來，在尤其是巴比倫最後一朝時間 (西元前 626—539)，用來指稱整個巴比倫，「迦勒底人」便是巴比倫人的同義詞。

¹² 陳曉紅，毛銳，《巴比倫》（香港：三聯書店，2001），22-23。1922 年，伍利爵士接受大英博物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及該大學博物館委託，主持聯合發掘計劃，要搜集一切有關吾珥歷史、文化等資料。他們一共作了十二次發掘，都很成功，到 1934 年，吾珥重見天日，西亞諸多古城遺址當中，以吾珥最受矚目。其中又以吾珥王陵和吾珥大廟塔最有價值；另可參見《中文聖經啓導本》，1890。

¹³ 《中文聖經啓導本》，（香港：海天書樓，2002），1890。

吾珥第三王朝是當時美索不達米亞的強大勢力，而吾珥城是其宗教與工商中心。雖然巴比倫大都敬拜多神，但吾珥居民全都敬拜月神，以月神辛(Sin)為至尊¹⁴。「月神」辛(Sin)被尊為「天上美麗和光明的主」城中有大廟塔，分許多層次，大廟前較低的一層為大院子，可讓人們帶祭品在此敬拜獻祭，同時也在此納稅給君王。因此吾珥是一個神權社會，是以月神辛為中心。繁盛的第三王朝（約西元前2150—2050）的創始者吾珥南模(Ur-Nammu)，他在吾珥建造一座精美的廟塔(Ziggurat)，層層相疊，用磚砌成¹⁵。主神即是月神辛。此廟塔被稱為「偉大的光之廟¹⁶」。廟塔座落在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河的盆地間，即美索不達米亞的沖積平原上。這塔至今仍殘存在吾珥廢墟。

吾珥第三王朝的國王吾珥南模，除了蓋大廟塔外，也重建吾珥城的雄偉城牆抵禦外敵圍攻¹⁷，並在城裡開運河及建造新的房子，包括神廟區內的一座皇宮。每位國王通常會為自己留下標誌，如建立新的神廟、宮殿等重要公共建築為其豐功偉蹟做見證。

經由歷史學家及考古學者研究，在西元前4000—2000年美索不達米亞文化創立關鍵期間，兩河流域的氣候濕潤，有足夠的河水灌溉農田¹⁸；因此亞伯蘭時代的吾珥，也有青青草地，水利建設完善的肥沃耕地¹⁹，居民或耕或織，工商業興盛，一片生機蓬勃的繁榮景象。

經由出土的民間住宅顯示，大小不一的家庭住在一兩層高的泥磚屋中，房屋排列在庭院四周²⁰；有夫婦帶著小孩的小家庭，也有蓄奴的大家庭，土地一般為

¹⁴ 《中文聖經啓導本》，（香港：海天書樓，2002），1890-1891。

¹⁵ 吳羅瑜總編輯，《聖經新辭典》下冊，751-752。

¹⁶ Jeau Bottero & Marie-Joseph Steve,《美索不達米亞》，馬向陽譯，（台北：時報文化，2003），109-110。月神依不同語文而有不同的稱呼。如蘇美文叫 Nanna，阿加德文稱作 Sin。

¹⁷ McIntosh, J. & Twist, C.《古文明之旅》，余幼珊、郭乃嘉、朱孟勳譯，（台北：時報文化，2003），48。

¹⁸ 陳曉紅，毛銳，《巴比倫》（香港：三聯書店，2001），30-31。

¹⁹ 《中文聖經啓導本》，（香港：海天書樓，2002），1891。

²⁰ McIntosh, J. & Twist, C.《古文明之旅》，余幼珊、郭乃嘉、朱孟勳譯，（台北：時報文化，2003），48。

大家庭擁有。另外有一間廢墟出土的民間住宅設有聖堂，有祭壇和壁龕、殯殮室等²¹。亞伯蘭父親他拉崇拜時所用的，也可能是如此的設備。

他拉帶領家人離開吾珥的緣由何在？本文嘗試由經文脈絡及家庭核心成員的生活情境理解。

一、他拉的回憶

(一) 白髮人送黑髮人

哈蘭死在他的本地迦勒底的吾珥，在他父親他拉之先。 ~《創世記》十一 28

「哈蘭」人名意為「聖所」，他拉的兒子哈蘭比父親早逝，哈蘭是第一位在聖經中記載比父親早死的人²²。喪子之痛，乃古今中外人人不可承受之大慟。他拉必定是撕裂衣服²³，腰間圍上麻布，為兒子悲哀了多日，兒女雖然都來安慰他，但他卻不肯接受安慰，心想我必悲哀著下陰間到我兒子那裡；這悲痛情景可以從他拉的曾孫雅各為子約瑟哀哭的經文中得到佐證（《創世記》卅七 34-35）。

(二) 祖父 變 公公

他拉有三個兒子：亞伯蘭、拿鶴和哈蘭。拿鶴的妻子名叫密迦，是哈蘭的女兒（《創世記》十一 27, 29），因此拿鶴娶侄女為妻。本文在此不討論此有無犯「五經」法規（《利未記》十八 7-18），僅由家族關係來思考其中的轉換。自從拿鶴娶妻密迦後，他拉原為祖父，現變成密迦的「公公」，亞伯蘭原為「叔叔」或「伯伯」，現和密迦同等輩份，亞伯蘭妻子撒萊原為密迦的「叔母」或「伯母」，現和密迦為妯娌關係。這種關係上的突變，古今中外並不乏見，端看社會習俗及個人價值信仰而定。

²¹ 《中文聖經啓導本》，（香港：海天書樓，2002），1891。

²² 鄭炳釗，《創世記（卷一）》，（香港：天道書樓，1999），695 & 699。

²³ 《中文聖經啓導本》，（香港：海天書樓，2002），85 註解。撕裂衣服，是中東人極度悲憤的感情表達。

二、亞伯蘭的煩惱

(一) 撒萊不生育，沒有孩子。 ～《創世記》十一 30

亞伯蘭妻名叫撒萊，是他同父異母的妹妹（《創世記》二十 12）。古代已婚女子不育，是很大的悲劇。在中國舊時社會，無子為七出²⁴之首，夫可以此為由休妻。在舊約時代，夫婦若沒有孩子，則丈夫的名字無法一代代傳留下去，香火不能延續，將來年紀老邁，乏人照顧；夫婦沒有孩子，不但自己痛苦，且會遭人鄙視（《創世記》十六 4-5；《撒母耳記上》一 2-11）。

(二) 亞伯蘭名字意為「尊榮之父」²⁵—偉大的爸爸

對照現實生活，他自己沒有孩子，名字卻有“偉大的爸爸”意涵。就如同一個人其貌不揚，但名字有“俊男”或“美女”的意涵，又或者三餐不繼，露宿街頭，但名字卻有“富貴”的意涵；名不符實，令人不安。尤其遭到惡意嘲諷時，更是情何以堪。

(三) 痛失手足哈蘭 ～《創世記》十一 28

他不但要安慰年邁父親的心，也要負起照顧侄兒羅得的責任。痛失手足，是亞伯蘭在吾珥的傷心煩惱事。不過，亞伯蘭很有擔當，照顧羅得不遺餘力；後來他帶領羅得離開哈蘭，以及羅得在所多瑪城被四王擄去時，亞伯蘭率領家丁 318 人，搶救羅得（《創世記》十四 11-16），甚至當神要毀滅所多瑪時，亞伯拉罕也因為羅得向神竭力代求（《創世記》十八 22-33）。

²⁴ 七出：無子，淫泆，不事舅姑，口舌，盜竊，妒忌與惡疾。

請參見：孫源志，《兩願離婚之研究》，（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102-104。

²⁵ 《中文聖經啓導本》，（香港：海天書樓，2002），44 註解；

鄭炳釗，《創世記（卷一）》，（香港：天道書樓，1999），694。

三、不可小覷的拿鶴

「拿鶴」，其意為「吹走」²⁶，聖經對拿鶴直接的著墨不多，他和亞伯蘭雖是兄弟，但在他們各自成家後，彼此間的連繫並未有太多可觀之處；值得注意的是，交互作用在他們二人的後代間所產生的重大影響。

有學者認為哈蘭是長子，拿鶴居中，亞伯蘭是幼子²⁷；這有可能，因為拿鶴的孫女利百加後來嫁給亞伯蘭兒子以撒為妻。

至於拿鶴他娶了侄女密迦後，二人育有 8 個兒子；另外，他的妾流瑪也生了 4 個兒子，所以拿鶴共有 12 個兒子²⁸（《創世記》廿二 20-24）。拿鶴子嗣眾多，「12」這數字象徵「圓滿」²⁹。

有話則長，無話則短；日月如梭，光陰似箭；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傳道書》三 1）；說時遲，那時快，一時有個想法在醞釀，有個問題待解決；他拉家族正面臨如是的景況。

四、走？還是不走？這才是問題。

當外在環境，內在處境更動時，人可以選擇和其依附共生，或作創造性的改變；究竟那一樣才是正確的一是在家鄉渡過餘生，還是遠走他鄉圖謀轉變？有釋經學者以為吾珥在西元前 1950 年為以攔人所滅，失去昔日繁榮且戰亂不安，因此他拉跟隨眾人另覓安全居處³⁰；或是因為喪子，想離開傷心地³¹；一個人做重大抉擇背後的成因複雜，雖然有其決定的角度，但旁人也可以由不同的視角做一定程度的掌握理解。

²⁶ 鄭炳釗，《創世記（卷一）》，（香港：天道書樓，1999），694。

²⁷ 鄭炳釗，《創世記（卷一）》，（香港：天道書樓，1999），695 註解。創世記作者喜歡把那「蒙揀選」的排在前面（Ibid., 597）。利百加嫁給以撒，請參見創 24:47-67。

²⁸ 《中文聖經啓導本》，（香港：海天書樓，2002），106 亞伯拉罕至以色列十二支派譜系表。

²⁹ 鄭炳釗，《創世記（卷三）》，（香港：天道書樓，2002），144。

³⁰ 吳羅瑜總編輯，《聖經新辭典》下冊，175；鄭炳釗，《創世記（卷一）》，（香港：天道書樓，1999），702。

³¹ 鄭炳釗，《創世記（卷一）》，（香港：天道書樓，1999），702。

若是將焦點放在家族核心成員內外面對的情境上，或許他拉不想在往後的歲月裡，繼續活在回憶的苦痛中了；他揮淚告別舊有一切，邁向未來，即使那是不可知的，難以預測的，但景況也不會比現今更壞了。亞伯蘭心思也不得閒：妻子肚腹毫無動靜，而兄弟拿鶴妻花樣年華，他們有可愛的孩子圍繞，成天爸爸長，媽媽短的鬧個不停；撒萊人嬌脾氣也嬌，受不得一點委屈，也許興之所至，便要亞伯蘭給個說法，主持公道【撒萊情緒虛擬，請參見（《創世記》十六 4-6）】，亞伯蘭當如何是好？羅得失怙，並沒有太多的選擇，也許跟著祖父叔叔較為牢靠。看來春風得意的拿鶴暫時留在吾珥。就這樣地，他拉帶領兒子亞伯蘭和孫子羅得及兒婦撒萊離開吾珥；畢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第二節 「交叉路」—哈蘭

「哈蘭」(Haran)，當作地名，意為「交叉路」³²。此城遺址在 1951—3 及 1959 年被發掘出來。哈蘭是在土耳其厄法 (Urfa) 東南 32 公里的一座城市，在巴里 (Balih) 河岸，其位於尼尼微 (Nineveh) 至阿勒坡 (Aleppo) 的主要通道上，也是美索不達米亞往地中海與西方的交通重鎮³³，且有戰略性的重要地位。

他拉一行原本要往迦南地，但是到了哈蘭就停下來，住在那裡（《創世記》十一 31）。原因³⁴可能為：

（一）哈蘭是吾珥到迦南地路途的一半，又是繁華的商業大都市，且和吾珥一樣是拜月神的中心，他拉對其有親切之感。

（二）他拉因長途旅行勞累，在哈蘭病倒，他的家人因此停留在哈蘭，直等到他死後再上路。

但第二種論述，和三節經文（《創世記》十一 26; 32; 十二 4）相觸³⁵；按經文所示，亞伯蘭後來離開哈蘭時，他拉應仍健在。

³² 吳羅瑜總編輯，《聖經新辭典》上冊，（香港：天道書樓，1997 年 3 月再版），605。另外，哈蘭也有「山居之民」，「多山的」及「大車或駱駝旅行商隊的大道」之意，請參考梁天樞，《簡明聖經史地圖解》，（台北：橄欖基金會，1998），433。

³³ 吳羅瑜總編輯，《聖經新辭典》上冊，（香港：天道書樓，1997 年 3 月再版），604。

³⁴ 鄭炳釗，《創世記（卷一）》，（香港：天道書樓，1999），703。

³⁵ 創 11:32 他拉活了 205 歲。

11:26 他拉生亞伯蘭時，年 70 歲。

12:4 亞伯蘭出哈蘭時，年 75 歲。因此那時他拉為 145 歲，仍健在。

因此較合理的推想為：他拉一家由南部吾珥經北方朝迦南行進，到了中途，感覺哈蘭的文化，商業及月神敬拜和家鄉是如此相似，好像是吾珥的屬城³⁶。再者，「哈蘭」又與他拉已逝兒子哈蘭同名，這是他拉一生永遠長存的名字；或許一行人便在哈蘭停了下來。

他拉一家在哈蘭生活，原本在吾珥的拿鶴後來也率妻子來到哈蘭³⁷（《創世記》廿四 10）。生活所需，可能是他拉和拿鶴製造神祇，亞伯蘭拿到外面城鎮販賣³⁸；女眷則持家養育孩童，這樣規律的生活悠忽過了不少時日。密迦善盡為人妻為人母的責任，前後替家族生了好幾位小壯丁，他們的童言稚語帶給祖父不少的歡樂，讓他漸由喪子的悲痛中走出，身心在此獲得沈澱，回憶過去於事無補，他拉在哈蘭找到新的定位，他不是失敗的人，他有兒有孫，是家中傳統的傳遞者，祖先價值觀的守護者³⁹。子孫為老人的冠冕，父親是兒女的榮耀（《箴言》十七 6）；他拉在哈蘭重新得力，展望生命第二春。

研究聖經人物亞伯蘭，目光必然要觀照撒萊；在聖經中，她可不是寂靜無聲之人。撒萊的外貌和性格，在經文的字裡行間，充滿著生動和豐富的描述。

撒萊的沈思

「撒萊」【後稱撒拉－（《創世記》十七 15）】，「撒拉」二名意思相同，都是「公主」的意思⁴⁰。撒萊是亞伯蘭同父異母的妹妹（《創世記》二十 12），她是尚未懷孕生子的已婚婦人。

亞伯蘭和撒萊仍然沒有好消息，看著密迦懷孕生子情景，讓亞伯蘭夫婦好生期待，盼望自己也可以孕育一個新生命；然而，日子總是在期待、失望、再期待的循環中消逝。亞伯蘭負責販賣父兄的神像，常有機會接觸外面世界；相形之下，

³⁶ 韓承良，《創世記釋義》，（台北：思高聖經學會，1983），175。

³⁷ 鄭炳釗，《創世記（卷一）》，（香港：天道書樓，1999），703。

³⁸ 黃根春編，《基督教典外文獻－舊約篇第二冊》，（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2），237。

³⁹ Erikson, Erik H.,《老年研究報告》，周怡利譯，（台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342。

⁴⁰ 《中文聖經啓導本》，（香港：海天書樓，2002），52 註解；同²，545。

撒萊的活動空間便狹窄許多。女人在家中地位大半是靠有無子嗣而定，所謂「母以子貴」，撒萊有美好的外貌，但無法生子，帶給她很大的痛苦⁴¹。撒萊在家時，耳朵所聞，眼目所見常是密迦逗弄或咒罵小孩的情景，外界喧鬧的聲音總勝過她無語的內心世界。她和亞伯蘭是抱著希望來到哈蘭的，但是不孕的問題在此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她本非內向畏縮之人⁴²，但現在撒萊似乎變得沈默了，時常獨自冥想；所幸亞伯蘭是位好夫君，他了解撒萊可能會有無緣由的鬱悶，他樂於和妻子分享每天的所見所聞，而撒萊也用心地傾聽，她沈醉在亞伯蘭述說的奇妙一切。

第三節 叉路上的邂逅

起床後，父親他拉和兄長拿鶴便開始製造神祇。他拉的神祇是用木、石、金、銀、銅和鐵造成的，它們都有名字，石雕的叫瑪魯馬，鐵造的叫納興；拿鶴的神祇是用金子造的，名叫佐夏奧斯⁴³。當他們造好了神祇，亞伯蘭便在旁跟隨他們向神祇獻祭，之後，亞伯蘭便把他拉的驢子加上鞍，將神祇放在上面，便出去在大路上售賣。在這「沿海的路」上，不但有國際商隊的商人們，也有軍人，或者學者、朝聖者，從事性質和目的不同的旅程；因為路途遙遠，為求旅行平安，很多人需要買守護，亞伯蘭和氣生財。有時亞伯蘭和他們交談，由他們口中，亞伯蘭耳聞了迦南的風土人情，也約略知道往迦南的路要如何走。他們對亞伯蘭說：「你很會做生意，應該到迦南去，那裡非常繁榮，有極高的文化水準，而且還有各地來的奇珍異寶，又說：「那裡的人長得很高大，有名叫亞納族的人⁴⁴，他們是偉人的後裔…，另外，迦南有大能的女神，人稱“送子觀音”，可以讓不孕的婦人有孩子…」，「這真是太神奇了，我要告訴撒萊…」。

⁴¹ 請對照撒拉後來生子以撒的喜樂（創 21:6-7）。

⁴² 撒萊性格虛擬，請參照（創 18:9-15）。

⁴³ 本段部分改編自黃根春編，《基督教的典外文獻－舊約篇第二冊》，237 & 240。

⁴⁴ 取材自（民:13:28; 33）。亞納族人以高大著稱，住在希伯倫。亞納人雖高大，後來為迦勒擊敗逐走（書 15:14）。

一、國際通商道路

－沿海的路(The Way of The Sea)和皇道(King's Highway)

在此必須明瞭的是，古代所謂的大道，在今日看來是十分簡陋的，起先都是人畜走出來的羊腸小徑，之後，使用的人多了就日漸成爲大道。

當時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間有一條非常重要的國際商隊路線，被稱爲「沿海的路」，哈蘭是其中的一個驛站。此條路在迦基米施過了伯拉河，轉向西南，經阿勒坡和哈馬到大馬色；再由大馬色過加利利和沙崙平原到達濱海的約帕。亞伯蘭或許在離開大馬色後，沿著皇道往南去，橫過約但，由東邊進入巴勒斯坦的示劍⁴⁵。

皇道是一條通道的名稱，意爲「王的大道」，位於死海和約但河谷東西，從亞喀巴灣（Gulf of Aqabah）直到敘利亞的大馬色（Damascus）。此條通路於西元前2300—2000年間，已爲人所行走，沿途有青銅時代初期的民居和堡壘。現代公路部分沿用其舊道，且仍稱爲皇道（Tariq es-Sultan）⁴⁶。

二、流奶與蜜之地—迦南

…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出埃及記》三8）。

…那地有河、有泉、有源，從山谷中流出水來（《申命記》八7）。

那地有小麥、大麥、葡萄樹、無花果樹、石榴樹、橄欖樹和蜜（《申命記》八8）。

肥沃月彎的東部和中間是兩河流域，即聖經中的米所波大米，西端是現今的以色列，即舊約中的迦南地；在迦南地的西南方，隔著西乃半島的沙漠地帶，有另一古文明國埃及⁴⁷。

⁴⁵ 紀博遜，《創世記注釋下冊》，馬鴻述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8），33。

⁴⁶ 吳羅瑜總編輯，《聖經新辭典》下冊，18。

⁴⁷ 梁天樞，《簡明聖經史地圖解》，49。在聖經中，“流奶與蜜之地”常用來指迦南。對沙漠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而言，迦南是富庶的綠洲與樂園，請參見《中文聖經啓導本》，112 註解。

迦南地介於當時世界二大文明間—埃及尼羅河文明和兩河流域的巴比倫文明，幅員雖不遼闊，卻是水陸交通的要衝。商業兵家必經必爭之地。在這二條經濟軍事大動脈的國際通商大路上，各國商旅熙來攘往，不但進行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間的物資交換，甚至也有遠從東方來的異國珍奇寶物。在《竹書記年》記載，商代的商賈已開始和歐洲發生貿易關係；另外郭沫若先生也認為在商朝時，中國與印度埃及間存在一條商品輾轉的通路⁴⁸。也許可以引申想像，迦南是一個有多元訊息與多元交易的商業地方。迦南人應是個性機巧，十分能幹，又因身處多種語言交會區，他們或以雙語或多語做買賣。人的語言具有創造性⁴⁹，多種語言造就一個具創造力，多元思維的環境⁵⁰。

(一) 範圍

迦南，用在民族或指示地方，均由其祖先迦南而來（《創世記》十 6）。在聖經或外界資料中，「迦南」有三重意思⁵¹。

- 1.基本上是指敘羅－巴勒斯坦（Syro-Palestine）沿岸的地方和居民，尤其是指腓尼基。（《創世記》十 15-19）表明了這一點。
- 2.廣義而言，「迦南人」包括了內地，即泛指敘利亞巴勒斯坦（Syro-Palestine）。例如，（《創世記》十 15-19）也包括了赫人、耶布斯人、亞摩利人、希未人及革迦撒人，作為「迦南的諸族分散了」的解釋（18 節）。
- 3.「迦南人」狹義來說是指「商人，做買賣者」，貿易是迦南人最典型的職業。

⁴⁸ 轉引自鄭向敏，《中國古代旅館流變》，（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0），10。

⁴⁹ Gleitman H., 《心理學(上)》，洪蘭譯，（台北：遠流，1997），290。

⁵⁰ Linguistic relativity hypothesis 語言相對假說，美國語言學家 B.L. Whorf，在 1956 年所提出的人類語言類型與思想特徵關係的理論。按其假說，語言類型不同，將影響其知覺思想的差異；人類有不同類型的語言，就會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文化及不同的人生觀與世界觀。請參見《張氏心理學辭典》，（台北：台灣東華，1989），381。

有關「語言相對假說」，亦可參考鄭昭明，《認知心理學》，（台北：桂冠，1993），93-95。

⁵¹ 吳羅瑜總編輯，《聖經新辭典》上冊，218-219。聖經在民數記 34:2-12，摩西有更清楚地描述「迦南地」。

(二) 歷史和語言⁵²

目前較肯定的是，迦南人和亞摩利人在西元前 2000 年已安居在敘利亞巴勒斯坦，而約在西元前 2300 年，北敘利亞的押巴拿已經有說西北閃族語的居民在此居住。在西元前 2000 年期的整個時期中，敘利亞巴勒斯坦分成許多迦南或亞摩利的城邦，至於數目則時常改變。

有關「迦南文」的定義，目前尚無定論，有激進的學者，如 S. Moscati 甚至主張取消「迦南文」這個名稱；目前暫時可接受的說法為將西北閃族語文視為包括南迦南文（希伯來文），北迦南文（烏加列文）和亞蘭文。

近代探討迦南地區語言，歷史和宗教的著名學者⁵³有德國 Albrecht Alt，其在 1929 年，發表了一篇非常傑出的論文，*Der Gott der Vater*，他由約旦河東岸的一些拿巴底安（Nabataeans）及希臘石刻中，得知此些游牧及經商的民族，會祈求「他們祖先的神」，而在這種民族結構中，主要是因族譜的連繫，而族譜又和宗教緊密連在一起；另外還有以 W. F. Albright 為首代表的美國學派，他的研究工作有三大支柱，一為古代東方語的認識，另一是以在各處各時代的考古發現，加以不斷地比較；Albright 認為《創世記》確有歷史價值，以色列民族是一個富於記憶的民族，對於自己的以往並非一無所知的。聖經歷史核心，除了事實的肯定外，也有意義的肯定，還有一特徵，就是「長期的口傳」早於後來的文字敘述，因此要了解核心歷史，也應同時進入或研究文學形式的歷史；因為一切人間歷史終究藉著文字流傳下來，而文字可以訴說歷史，也可以歪曲原始事實，因此，文學研究和歷史研究互補，才是更周全開放的研究。再如 Frank Moore Cross 持續不斷研究迦南地區的語言及歷史，其艱深難解的大作 *Canaanite Myth and Hebrew Epic*，被相關學界視為「天書」⁵⁴。

⁵² 吳羅瑜總編輯，《聖經新辭典》上冊，（香港：天道書樓，1997 年 3 月再版），220。

⁵³ 房志榮，《創世紀研究》，（台北：光啓出版社，1989），156-157。

⁵⁴ Frank Moore Cross, *Canaanite Myth and Hebrew Epi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3。作者乃是世界級近東宗教史學語言學家，在哈佛大學任教，本所黃柏棋教授曾研修大師的課。若以為此書是有趣的迦南神話和希伯來史詩，那就是望文生義，全文分成五大部份：

- | | |
|--|-------------------------|
| I The Religion of Canaan and the God of Israel | IV Kings and prophets |
| II The Cultus of the Israelite League | V Exile and Apocalyptic |
| III League and kingdom | |

整個西亞地區的語言都屬於閃族語言，因此這區域的民族被稱為閃族，希伯來文亦是閃族語言的一支⁵⁵。西亞閃族語言約可分成四大類：

東方（美索不達米亞區）：由最早的阿卡德文到亞述時代的亞蘭文，到波斯時代（西元前 538 年起）亞蘭文成為波斯官方語言。

西方（巴勒斯坦區）：古希伯來文和約旦河東岸的語文，如摩押文。

北方（敘利亞和美索地區的北方）：各種由亞蘭文衍生的地方方言、敘利亞文、烏加列文（古迦南文）。

南方（阿拉伯半島）：阿拉伯文和埃提阿伯文。

這些語言最早成為書寫文字的是阿卡德文，其次為烏加列文（古迦南文），第三是古希伯來文，第四是亞蘭文，最後為阿拉伯文，阿拉伯文在西元後第七世紀回教興起，便成為西亞最重要的語言。

吾珥南模國王在吾珥所建之通天塔(Ziggurat)，此為美索不達米亞之金字塔型廟。

圖轉引自：麥因托許、推斯特（McIntosh, J. & Twist, C.）著，
《古文明之旅》，余幼珊、郭乃嘉、朱孟勳譯，（台北：時報文化，2003），48。

⁵⁵ 莊新泉《美索不達米亞與聖經》，（台北：基督橄欖文化，2001），60；伊爾文等著，《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 下冊》，周天和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9），128。

